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五十五回 童海川掌震燕子坡 西方俠巧奪蛇骨鞭

上回書正說到三月三亮鏢會，鐵羅漢吳成梅花圈上力勝十杰。野飛龍燕雷台上逞凶，打了吳成。舊恨新仇激怒海川，他飛身上了梅花圈。英雄心裡在想：我兩個弟子被你所傷，無情無義，以怨報德，我讓你知道童林的厲害！

所以二人當場動手才打在一處。

這西勝鏢棚內可坐著高人哪！雲台劍客燕普這麼一瞧：海川用的這是龍門派的招數啊！打人用的是擦療法，純屬於內家拳，這種五臟之力，後發制人，以氣行動的功夫了不得呀！再說童林的功底又好，恐怕我這個傻兄弟燕雷今天要吃虧。不過，這樣也好，童海川一時候雖然能贏燕雷，但是，不至於要了燕雷的命。燕雷這個人劍山蓬萊島眼空似海，目中無人，我不是不知道。借童林的手，應該好好教訓教訓他，也讓他知道天外有天！老哥兒幾個一看：海川慢慢地駕輕就熟，輕輕鬆鬆地把八卦拳施展開了。腳踩八門，按乾坎艮震，巽離坤兌，八八六十四式，加上三百八十四套奪命連環掌，招如泉海，「喇啦啦……」把燕雷給圍上了。燕雷也不含糊，他善長燕普所傳二十年的純功啊！摟打摟封，踢彈掃掛，運用自如。兩人招數加緊，各施平生所學，各展自己絕藝。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！人家童海川跟燕雷沒動手的時候，各鏢棚內的不少位自認為武功不錯的主兒，都還想上梅花圈顯露一番呢，真有一股摩拳擦掌，躍躍欲試的勁頭兒。直到現在，海川和燕雷一交手，一看人家的能為，「我還惦著上梅花圈呢？我啊，我忍了吧！即使上去，我也得挨揍啊！」「是啊，人家童俠客的功夫確實有獨到之處，真不愧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！」又一位也說道：「這個野飛龍燕雷也不錯啊！」

真是議論紛紛。只見兩個招數加緊，穿梭蝴蝶相仿。

十幾個回合，二十幾個回合開出去，海川就咬了牙了。

當然，憑一招一式贏他，也實在是費點兒勁。這個燕雷也不上當，招數甚好，功夫純熟，身法又快，何況他有渾身的橫練呢。兩個人動手在三十個回合的時候，野飛龍燕雷上右步一斜身，對面上扶手，奔海川的左右肩膀上就這麼一搭。海川一瞧機會來了，心說：我要不給你點兒便宜，我贏你費勁哪，這回我就給個便宜。其實燕雷這個掌法來得並不快，但是，它去的這個地方是海川的左右肩井穴，他打這兩穴，真要打上，海川的兩個膀子就全都得廢了。只見海川就雙掌往當中一橫，類似「童子拜佛」。門戶一收，燕雷的雙掌夠著海川了，海川的雙手也就夠的上他，但是海川猛地「燕子分雲」，用左右手往兩邊一分。於爺都納悶，海川哪，勁敵當前，你怎麼這麼大意！

用這種招數，這不是取敗之招嗎？說真的，人家老俠於成是大行家呀。燕雷是從自己的胸前出手，夠你的兩肩，你猛地雙手往左右一分，人家的手可離著你近了。而且，你的手要想打人家可就遠多了。當場動手，呼吸之間見生死呀！燕雷一瞧這個招，便宜呀！童海川的前胸完全都露出來了。燕雷就勢隨著童林的胳膊左右一分，雙手往下一拉，「嘿！」他來得快呀。一甩胸右手對準海川的胸前，「喇」地一下，這掌就到了。幾位老俠客都在台下聚精會神地看著呢。大家心裡為海川急呀！因為這架式海川要輸招兒。看來，海川再想回手封人家也來不及了。人家燕雷是從前胸出手，來得快，而你童林的兩隻手在外頭呢，等你回來的工夫，人家就打上你了。其實海川贏燕雷的奧秘也就是在這兒。海川並沒有雙手往回去搭，而是雙手往回一拉，就跟練形意的「三元」之式一樣，雙掌又回到自己的面前。這「三元」是：「兩個胳膊是一元，虎口張開是一元，前胸是一元」。燕雷的手掌都按到海川的藍布大褂了，才知道這藍布大褂的裡頭沒有胸口。海川用的這手功夫叫「緊背空胸」，你這手掌打空了，你發不出力來，打人家大褂管什麼呢？這時，燕雷知道上當了，但再想往回逃，那你就沒功夫了。只見海川往右面一偏臉，左手的後溪穴一掛他的右胳膊，上右步，進步穿掌，右手可就到了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其快無比，「喇」地一下，海川的右手插進來，右步前伸，左腿後繃，一看掌用上了，自己繃住了勁兒，由打腎眼兒把這口真氣就提上來。

海川用的是丹田氣，也就是所說的「氣功打人」，這一掌要是擊上燕雷啊，燕雷肚子裡的五臟六腑可就要張牙了。就看海川這麼一甩臉，虎目圓睜，把吃奶的勁都使出來了。海川當初在九公主墳不就給努住了嗎？這回海川又把勁兒用過了。只聽海川暗暗地說了一個「嘿！」字，「嘯」一掌出去，把燕雷就給打上了。燕雷隨著掌聲「轟」地一下就出去了，起碼出去有一丈掛零。

燕雷應聲「咕嚕」可就躺下了。海川就覺著自己丹田這口熱氣「呼」地往上一撞。海川心說：可壞了，公主墳我就努住了，蒙那位老仙長給我藥吃，否則，三月三亮鏢會我就上不了台。老仙長還告訴我，你的淤血未淨，切務沾急、沾氣、過力，你還要吐血。看來我今天還得吐血。就見海川的臉色一變，英雄一見彪軀，在梅花圈上就打晃兒了。西方俠於成怕兄弟躺下了，那不栽了跟頭嗎？你打人家躺下，你也躺下了。老俠於成腳尖一點地，飛身形過來，伸左手避開他的嘴，因為知道童林要吐血。然後一架海川的胳膊：「兄弟！」

海川隨著於老俠一攙，他往前一撲，一張嘴「嘍！」這口血就出來了。這個時候於爺就勢一伸手，把童海川夾起來。轉身形長腰下了梅花圈。野飛龍燕雷隨著海川這一掌躺下了，他兩隻手一按地，「騰」地一下就坐起來了，眉毛、眼睛、鼻子嘴、面目癱攣，五官挪位，臉色煞白，黑臉蛋成了白的了。

就看這燕雷鼻子翹一發顫，往後又躺下了，跟著往起再一起，這口血才「嘍」地全噴出來。喝！台板以上兩人的兩口血，都噴到這裡了。燕雷「咕嚕」又躺下昏死過去了。雲台劍客燕普馬上命令鮑古、鮑圖兄弟二人，急速派人到梅花圈上，把兄弟攙下來。心說：就這一巴掌啊，半年好不了啊！時間不大，燕雷被人抬到西勝鏢棚的後面。雲台劍客燕普拿出藥來先讓兄弟吃下去，又立刻派人用軟兜子把燕雷搭回西勝鏢局。

海川也不省人事了。老俠於成抱著海川急速回到雙龍鏢局南號，然後放到為王爺準備的那張牀榻上。只見老俠於成眼淚盈眶，捋著鬍子往旁邊一站，哭訴道：「海川哪海川！哥哥我一百零三歲，日暮窮途，行將就木，不是為訪兄弟你，哥哥我為什麼背井離鄉，遠到江南。就因為兄弟你交朋友血心熱膽，仗義疏財，頗合俠義之風呀，所以我才下交於你，咱們倆叫忘年交。真沒想到兄弟你今天會努傷吐血！兄弟，哥哥叫你，你怎麼不說話呀！」老頭兒於成老淚縱橫啊！二爺侯杰也晃著禿腦袋掉著淚：「兄弟！兄弟！」二爺侯杰跟海川哥兒倆最近，老人家眼淚「嘩嘩」地往下流。老少群雄「呼啦啦」全過來了，長歎的長歎，掉淚的掉淚。

猛英雄叱海金牛於恒，雖然不懂得哭，但他知道恨燕雷。傻小子氣憤地說：「好小子燕雷！上回你把我們虎兒打壞了，這回又把我哥哥童林氣吐血了，我老牛非跟你玩命不成！」停了一下對海川說：「林哥哎，你別叫他氣著，我一定給你報仇！」喝！說出這番話來慘啊！往常傻小子要說這話兒，大傢伙都得樂，現在大傢伙顧不得樂了，誰聽了誰難過。王爺心裡也是著急，但是他知道，這是打人努著了，跟那挨打的不一樣。王爺便勸慰幾位老俠說：「諸位呀，千萬千萬別著急呀！海川的血吐的是病呀，你們爺兒幾個這麼一哭，大傢伙兒方寸就亂了，咱們這梅花圈的事情並沒有完哪！哎，說你們哥兒幾個跟海川近，我跟海川也不遠哪！」年羹堯也連連作揖說：「眾位老弟兄，聽王爺的話罷，我想海川是努吐血，是打了人自己吐的血。由於在九公主墳力戰三勇，他淤血未盡，他吐的是病。當然暫時昏迷不醒，這是由於吐血所致。但是他不是被打的吐血，而是打人用過了力努住了。你們眾位都是武林的前輩，比我年某可知道得多。諸位呀，要是挨打的又應該怎麼樣啊？」

南俠司馬空也說：「海川吐的是病，這咱們大家都知道，千萬千萬不要讓他內心再發亂了。二哥，你一人在這看著吧，我們大傢伙兒往前頭去。」南俠司馬空叫侯爺看著，大傢伙兒各自拭淚來到前面座位上全坐好了，再往梅花圈上看。

敢情這時候上去人了，永發鏢局的鏢主神槍張凱。按鏢局裡來說，老鏢行張凱可是老人兒，您瞧大部分都得管他叫四哥。但是張凱的為人並不太好，有很多的人不贊成他，首先說東俠跟北俠老哥兒倆對他印象就不好。那麼張凱為什麼上來？張凱認為：兩次

杭州播，我登上擂台當眾輸招。現在童海川打這野飛龍雙雙吐血，這可是我張凱露臉的一個好機會呀！這樣張凱把自己的槍帽一摘，提拉著蠟桿槍從永發鏢局出來，來到梅花圈上，抱拳往梅花圈上這麼一站，作了個羅圈揖：「眾位，眾位！大傢伙可都看見了，方才這二位老師父身分都夠好的。我們鏢局裡的鏢主、鏢師、伙計要跟這二位動上手，都有天淵之別。現在我張凱上來了，在場眾位有認得我的，有不認得我的，我在東北營口開了個永發鏢局，我叫神槍張凱。我也不想奪鏢頭，真奪了我也乾不了。今天只想以武會友，會的都是我們同行、同道各鏢局的鏢主。哪位如果不憤，可以上來，跟我神槍張凱走上三合兩式。」他說完後往東西看。

因為東面當中這家兒，是蘇州胥門鎮南鏢局長臂仙猿陸永杰的鏢局。其實陸永杰跟張凱本身也不錯，都是朋友，見面也是四哥長，四哥短。但是他們兩人心裡頭有點岔兒，就是上一屆三月三亮鏢會鬧下的矛盾。那次是陸永杰的鏢局執年。張凱呢，也把自己本鏢局的一些鏢師、伙計需報名的、報號的，連本屋的徒弟的名冊兒寫好了，派專人給陸永杰送去了。希望三月三亮鏢會上，自己的鏢師、伙計，徒弟們也能練趟功夫，標名掛個號，讓大傢伙兒都知道。如果今後我這兒不用了，仗著同行同業的義氣，別的鏢局照樣收留錄用。可是陸永杰的徒弟，大力士周清把神槍張凱他們永發鏢局花名冊給弄丟了。等其他鏢棚的人把功夫練完了以後，陸永杰吩咐一聲準備酒席吃飯。神槍張凱可不樂意了。心說：陸永杰，這是怎麼回事呀？十一家鏢棚的鏢師、伙計、徒弟們都練完了功夫，標了名，掛了號，怎麼單把我永發鏢局的這些個鏢師、伙計帶徒弟給我們免了啊？張四爺一生氣，攥著紮槍找陸永杰來了：「陸永杰，你出來！四爺要問問你？」陸永杰趕緊出來了：「四哥，還沒喝呢，您怎麼啦？」「什麼怎麼啦？十一家的鏢師、伙計、徒弟們都練完了功，為什麼單單我永發鏢局的花名冊你不念？我這兒的徒弟們怎麼不練功夫？不標名，不掛號兒？陸永杰你看不起我張四爺，咱倆就得乾乾！」陸永杰這才問自己的弟子大力士周清怎麼回事？周清支支吾吾地說：「嗯，我把永發鏢局的花名冊丟了，所以沒念四爺他們的名兒。」陸永杰這個氣呀：「弄丟了也不要緊，你倒跟我說一聲，我給張四爺道個歉去呀！你這樣一來，叫我做師父的怎麼辦呀？」他來到張凱的面前請個安：「得了，四哥，這事兒是我錯了，叫孩子們給弄丟了。」張凱一瞪眼：「不成！」張四爺得理不讓人，幸虧後來讓同行同道，大傢伙兒給勸開了。不然，後果不堪設想啊！這一晃已經是五六年了，今兒張四爺的意思是，趁這個機會我要露這臉。那意思陸永杰，你來吧。沒想到，這正南方當中的糧食店鎮北鏢局的鏢主鎮北天尊羅雷不憤了。

羅雷這個人性如烈火，十分的剛正，他跟陸永杰是很好的朋友。不但他們兩人交好，他師哥忠勇義士古雷也跟陸永杰相好。古鎮北告訴過羅雷：「對你陸永杰、陸大哥要多多地關照，都是同行同業，而且他跟我也不錯。」羅雷說的好：「跟你不錯，跟我還有個不錯呢！」鎮北天尊羅雷一按刀把，由打自己的鏢棚出來：「張凱！」張四爺這麼一瞧：「哎喲，羅爺！」羅雷飛身上了梅花圈：「上次的事情都過了五年了，你怎麼還要找陸永杰的岔兒？我告訴你，我羅雷就不服你。」張四爺有點兒臉上掛不住了。但張四爺很怕羅雷。為什麼呢？羅雷這個人的人性，大傢伙兒佩服，同時羅雷的功夫也好啊。這是忠勇義士古鎮北的親師弟啊。張四爺說：「好哇！既然如此你就亮傢伙吧，我姓張的奉陪。」羅雷按刀把「嚓楞楞」一聲響，把四尺二長的刀苗子也亮將出來，刀鞘子往旁邊一放：「張四爺，你進招來吧！」神槍張凱往前這麼一趕步，「叭」一顛槍，「喇」地這麼一下，槍走一條線，直奔羅雷的胸前。羅雷上左一滑步，拿刀背一拄地，順水推舟。張凱一崩刀，兩個人刀槍並舉，當場動手，打上了。

他們兩位在鏢行裡來說，還都是頭份人物。張凱這條槍崩、砸、窩、挑，吞吐撒放，上下翻飛，沒兩下子能叫神槍嗎？可是鎮北天尊羅雷的這口刀也是真好呀，神出鬼沒，防不勝防。兩個人當場動手，打了十幾個回合後，張凱槍奔上盤，往羅雷的喉嚨就紮。羅雷又右步，伸左手一穿他的槍，「回身捉鱗」，「嘭」地一下把張凱的槍就給攔住了。跟著，刀往槍桿上一壓，「喇」地這麼一推，四尺多的刀苗子冷森森地一夾，你不撒手，你這拿槍的左手手腕子就完了；胸前你要挨一刀，你還得死。張凱沒法子，臉一紅，撒手扔槍，一個箭步，「噌」一下躡出好遠去。張凱這個寒碜哪！我要輸給人家雙龍鏢局南北兩號的英雄俠義也可以，我輸給西勝鏢局西川路的這些人物也可以，可我怎麼單輸給我們同行同道的呢？他是鏢主，我也是鏢主，我找臉沒找來，到現了眼了。羅雷這人本來就不好開玩笑，耷拉著臉子。張四爺紅著臉說：「羅鏢主，我輸了。」「嗯，給你槍吧！甭逞能，您瞧是不是？」張四爺把槍揀起來一聲不言語回去了。鏢師、伙計都埋怨他說：「四爺，咱們這買賣做得也很不錯，您三番兩次的自己沒事兒找事兒。這不是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嗎？要說杭州播還可以，人家李源問您的話對不對？您是咱們鏢行的老班大人物了，您幹嘛不香兩家，而要臭一家呢？到了現在您又自己出去動手，您說，您寒碜不寒碜？」

東光峪鏢局金弓小二郎李國良跟張凱不錯，也許因為他們都是清真老表，反正這鏢局裡的事兒也很難說清。李國良這時一按刀把，飛身形上來了。

他心說：羅雷，咱倆可都是北京的，是離這麼幾步兒的街坊，但你走河南鏢，我走口外鏢，咱兩人是兩碼事兒，南北兩條道。我也不爭你的飯，你也不爭我的飯。不過，你也不能這麼狂啊！你這不是教訓人的口腔嗎？張四爺再不好，他也是咱鏢行同行同道的老前輩呀！他歲數在這兒哪。李國良上來了，羅雷也知道李國良不服自己。「哎喲！李鏢主。」「不錯！咱倆近隔咫尺的街坊，我打算跟你討教討教。」說著李國良把刀亮出來了，刀鞘子往背後一別，壓刀「夜戰八方」藏刀式。羅雷往下一矮身履背塌腰，也往這兒一站。

兩個人彼此道請，雙刀並舉，當場動手打上了。李國良腳踩八門，大褂兜起風來，如同蝴蝶相仿。小瓣也沒盤，來回地亂晃。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！

足有二十幾個回合開出去，李國良刀走「迎風劈柳」，對準羅雷一劈。羅雷左手一搭腕子，右步奔左上一橫身，拿刀往上一找，這手功夫叫「麻姑獻壽」，又叫「紅雲捧日」。李國良往下一撤步的時候，人家羅雷雲盤刀走上盤，就這麼一轉腕子，「喇」就到了李國良的脖子上。李國良這才一矮身，「噠噠噠」倒退二、三步，晃了晃身沒倒，臉一紅道：「羅鏢主，我輸了。回見，回見。」

金弓小二郎李國良回去了。羅雷一看，得了，我見好就收吧。沒想到，西邊有人說話。「羅鏢主，街坊，你這功夫可不錯啊！」羅雷仔細一瞧，是鎮西方鮑古鮑天機。只見他飛身形上來，把自己的長把大潑刀兩隻手一攥，然後往台中央一站。鮑古的這口刀，可不軟哪，跟雙手帶風似的。雙手一合刀，「喇楞」這麼一轉，刀走攔腰斬，「仙人解帶」。鎮北天尊羅雷腳尖兒一點台板兒，長腰起來，「張飛大片馬」捧刀一豁他，就勢往前一趕步，猶如猛虎出洞，奔鮑古鮑天機胸膛便紮。鮑古鮑天機閃身形躲過去，兩個人當場動手，打上了。鏢行的人注目觀瞧。自古同行是冤家呀！你瞧不起我，我瞧不起你。你衝我拔份，我衝你拔份。你在背地裡說我兩句壞話，我也在背地裡說你兩句壞話。壞事都在同行同道上。您看，這兩個人，一個長把刀，一個短把刀。兩個人一動手，一個在前門東，一個在前門西，二位還打了個難解難分。鎮北天尊羅雷這口刀不軟，十幾個回合開出去，羅雷刀一涮，反腕子一走掃堂，鮑古腳尖兒一點台板起來。羅雷又來一腳，來了個「犀牛望月腿」，「嘭」地一下就給鮑古踹出一溜滾去。同行同道都喊上好了：「好……」

「嘩……」羅雷一壓力，鼻孔之中一省力：「鮑鏢主，承讓，承讓！」鎮西方鮑古鮑天機臉一紅，爬起來道：「啊，獻丑，獻丑！」說完，轉身形下了梅花圈，回鏢棚去了。猛然間有人高聲喝喊：「羅鏢主，好功夫！」墊步擰腰飛身形上來，往台上這麼一站，好威風。這是營口利盛鏢局的二鏢主，正員小靈狐上官瑞。小伙兒長得很好看，三十來歲，面似桃花，紅中透粉，粉中透潤，劍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垂輪。一身藍綢子，鬆三把兒條大辮子，懷抱鎗鐵雙鏢，真漂亮！羅雷認得他：「哎喲喝，老二！你也惦記著跟哥動手嗎？」「哎，羅鏢主，羅兄，那沒法子！咱們這算窩裡反，今天亮鏢會，鏢主跟鏢主幹上了，我看這是往年沒有的事兒，也搭著我年輕。」說著話，分開雙鏢往這兒一站。羅雷點手叫：「老二，進招來吧。」玉面小靈狐上官瑞捧雙鏢就點，鎮北天尊羅雷閃身躲過去。兩個人當場動手交戰。羅雷這口刀真不錯呀！而且好快的身法。十幾個回合後，上官瑞雙鏢「金龍吐

須」，羅雷退左步，「懷中抱月」，右手的刀往回下一找，左手的腕子往下一耷拉，然後左腳尖一點地「嚓」地一下，腳踏中宮走洪門，這一下就插到上官瑞的眼前頭了。拿刀這兒「嚓」地一吹，四尺二寸長的刀苗子，再加上胳膊就六尺多。你往後蹦，蹦不出七尺，你躲不開這刀。上官瑞一看躲不開這刀了，就急著喊上啦：「我……，羅兄罷了！罷了！」他怕人家羅雷把他的雙腳砍了去。羅雷把刀收住，往後一撤走：「二弟，承讓，承讓！」上官瑞臉一紅：「我輸招了！」上官瑞這小孩都要掉眼淚了，自己回身形下梅花圈回到鏢棚。

羅雷眨眼之間，會鬥了七位英雄，都是他們鏢局裡頭各鏢局的鏢主，全不成了，羅雷有點放份兒。也就是這時候，西勝鏢局「燕子三抄水」飛身形上來一個人：「朋友，好俊的功夫！我跟您討教討教。」羅雷這麼一看，這是誰呀？中等的身材，雙肩抱攏，長四方一張臉，頭髮有點金黃色兒，名叫金頭龍趙登。羅雷一抱拳：「好，趙師父，請！」人家趙登往前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刀走纏頭裏腦，斜肩帶背這刀就來了。別小看了趙登啊，這是劍山蓬萊島二十名站殿將軍之一啊！趙登的刀一來，羅雷往下一矮身，縮頸藏頭躲，刀走掃堂。人家趙登腳尖兒一點台板兒，「鯉魚跳龍門」，過去之後，捧刀一豁，拿這刀纂照著羅雷的面門就是一戳。刀纂也在武術之內，因為它裡頭套著招呢。羅雷一看刀纂來了，上左一滑步，閃身一躲，人家一耷拉刀，「嚓！」刀走上盤直奔羅雷的胸口窩，往下一矮身，人家抽刀獻掌，在羅雷的胸口窩上「嘭」一掌就打上了。羅雷「噠噠噠噠」退出幾步去，刀尖兒一點地沒倒。「哈哈哈哈哈，趙師父，好功夫，我輸了。」說完轉身下梅花圈回去了。

金龍頭趙登往這兒一站：「眾位，我是西勝鏢局所約請的，我叫金頭龍趙登。我來奪取十三省鏢局總鏢頭，哪一位可以登梅花圈，咱們較量三合。」

猛然間，有人搭話：「哈……彌陀佛！」飛身形上來一個僧人，脅下佩著戒刀往這兒一站，合掌打著問訊：「趙施主，我看你的能為很好。貧僧不才，當場討教。」「老師父怎麼稱呼？」「神行賽羅宣，貧僧普妙。」「好！普師父，請進招來吧。」普妙一按刀把，戒刀亮將出來，刀鞘往後一別。普妙的能耐很不錯。他原來叫神行狸子宋遠智，現在叫神行賽羅宣。他是玉耳的師父，玉耳的左臂刀不是跟爹練的，而是跟師父普妙練的。這是火神爺呀！

只見普妙往前一搶身，左手一個引手，刀走「迎風劈柳」，金頭龍趙登閃身形躲過去，擺單刀相還。趙登跟普妙一動手，大伙兒都認為確確實實還是真不錯。兩個人越打越快，眨眼之間就二十幾個回合。突然間普師父虛點一招，長腰往後一亮相，趙登正要問：「怎麼著？大師父，勝負未分，就……」

他以為普妙要走，可再一看，不對呀！這時就覺著胸口窩兒有點兒發熱，他一低頭「啊？」！藍火苗在衣裳上起來了。「喇！」他趕緊伸手往下這麼一胡擋，壞了！立刻就是一片火啊！趙登撒手扔刀就在台上打滾。這時鮑古鮑天機趕緊派上幾個人來幫助趙登滅火，好容易才把渾身上下的火全都給拍打滅了。這時普妙說道：「彌陀佛！趙施主，承讓，承讓。」趙登這氣呀：「你說你這個人可真差勁嘿！」說完扭頭下了梅花圈，回去了。

普師父亮著刀往這兒一站：「還有哪位當場動手？」打仗親兄弟，上陣父子兵。普妙把金龍頭趙登贏了，還有他的兄弟銀頭龍趙亮哪。趙亮打墊步擰腰，來到梅花圈上：「普師父這個火放得很高啊！神行賽羅宣，你把我兄弟給燒了。你燒回我試試！」「您怎麼稱呼啊？施主！」「銀頭龍我叫趙亮。」

普妙一看，喝！比趙登還漂亮！一身藍，絹帕纏頭，少白頭，所以外號叫銀頭龍。趙亮探臂膀，「嚓楞楞」將銀鋼刀亮將出來，往左右一分：「我來討教！」「喇」地一下，雙刀往下就蓋。普師父上右邁一步，肥大的僧袍一兜風，拿著一搭自己的腕子，用刀往上一挑，它下去走掃堂。銀龍頭趙亮腳尖兒點台板兒長腰起來，雙刀一搶，「腦後摘筋，對準普妙的後腦勺兒就剝。

普師父推刀把上右步一調臉兒，刀走纏頭裏腦，一封他的雙刀，攔腰斬「仙人解帶」。銀頭龍趙亮長腰出去，兩個人當場動手打在一處。其實普妙的指甲身兒裡頭就有放火的藥，跟綠豆粒兒那麼大，彈上，一見風兒就著，厲害極了。銀頭龍趙亮跟普師父一動手二十幾個回合。普師父肥大的僧袍的袍袖一擋，「喇」地一下，刀走上盤。銀頭龍趙亮往下一矮身，雙刀走掃堂。普師父腳尖兒一點台板兒，長腰出去，一調臉兒，左手的中指這麼一彈，這放火藥「啪」地一下，就黏在趙亮的後脊背上了。普妙這時調過頭來舉刀奔趙亮的後腦勺兒劈來了。趙亮往旁邊一閃身，一雙刀急架相還。沒轉三圈，他覺著後脊背一熱，心說糟啦，把我也給燒了！他自己摔自己，往後一仰身，「叭」就摔著了，跟著就地一打滾兒，這火燒得還真兇！鮑氏弟兄趕緊派人上來給趙亮拍打火勢，等把火全都給打滅了以後，趙亮站起身來，紅著臉說：「我怕您燒我，結果您還把我給燒了。」「彌陀佛，承讓，承讓！」

趙亮剛下去，就由西面「喇」地一下，飛身形又上來一個人。此人是插翅灰鶴左金童。他是劍山蓬萊島的站殿將軍，手使雙劍，能為也好。但是他這人出場的時候不多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火燒段家莊時，叫銀面仙猿鐵臂崑崙石老俠給了他一刀，把左胳膊給傷了，再那以後他就銷聲匿跡了。左金童的功夫確實不錯。只聽「嚓楞楞」一聲響，左金童報名姓以後，左手劍一晃面門，右手劍「抽梁換柱」對準普師父胸前便點。普妙往旁邊一閃身，左金童一跟步，左手「白鶴亮翅」寶劍就到了，右手寶劍走一步門，劍對準普師父的小肚子便點。普師父往旁邊一閃身，擺刀急架相還，跟左金童展開一戰，兩個人當場動手就是七八個回合。普師父又想使放火藥，但還沒等用呢，人家左金童的雙劍「順風掃落葉」就到了。普師父只是得往下一矮身，左金童一坐腕子，往下一弓右步，雙劍走掃堂。普師父一點台板，長腰起來，人家左金童往前一杵雙劍，一調臉兒，來了個「十字擺蓮」式，往外一合腿，正扇在普師父的脖子上，「啪」地一下，把神行賽羅宣普妙踢出一溜兒滾兒去。普妙就輪了。

普師父下來，一聲沒言語回到看台。插翅灰鶴左金童往這兒一站，剛要說話，好嘛！從正北方晃晃悠悠來了個大個兒。「哎，你就這兩下子也想奪鏢頭啊？等一等吧！把鏢頭給我。」這大個兒是順著梅花圈的台階兒走上來了，不會躡，不會躍。插翅灰鶴左金童一瞧：「哎喲！這大個兒喲！」只見他晃蕩蕩身高在一丈開外，膀大腰圓，腰裡係著廷帶，腳蹬踢死牛的豆包鞋，身背後斜插手，背著鑲鐵尾三節棍，這棍純鋼打制，鴨卵粗細。大個兒力大無窮，頭如麥鬥，頭帕纏頭，上下一邊兒粗。

剛才的幾場對打，三爺鐵木金、鼓上飛仙丁瑞龍、神行無形伍金堂、生鐵牛樸鹿，他們幾位在台下也瞧得清清楚楚。看著看著，鐵三爺就「唉！」地長歎了一口氣，樸鹿可就問了：「哎！鐵三爺，你為什麼歎氣啊？」「唉！我想起往事。我鐵木金在家裡的時候，由於練藝，大家非要跟我分開過。這樣一來，哥兒仨九頃六十畝土地分給我三頃二十畝，可我全都給練進去了。這樣，我一賭氣才來到北京城，多虧遇到了丁大哥，才有我鐵祿的今天！我總覺得我花了那麼多錢練藝，能為是很不錯了。其實不然，今天我到這兒來可真開眼了。敢情我這點兒本事不上論哪，實在是差得太遠了！」樸鹿聽到這兒，重複了一句：「你花了多少錢？」「三頃二十畝地哇！」「好！你瞧我的，我就是一個牛。」其實樸鹿的錢也沒少花。樸鹿又說：「衝咱們哥兒們花的這些錢，我也要上去來來。」所以，他才晃晃悠悠地奔梅花圈了。左金童一瞧這位就有點兒發暈哪，「哎喲！」跟半截塔一樣啊！往這一站，五大三粗，那手跟蒲扇兒一樣。樸鹿站穩了，看左金童，就問：「你叫左金童，你想做這鏢頭啊？一個月人家給你開多少錢哪？依我說，你就算了，把這鏢頭讓給我。」左金童這氣，你叫我這名字叫得這嫩。「朋友，你貴姓啊？」

「我姓樸，叫樸鹿，有個名號叫生鐵牛。哈哈……。你要打算動手，可我不是吹，我一腳能把你踢死！」「好吧，我寧可讓你踢死，我也不能白白地把這十三省的總鏢頭給你。來來來！拳腳軍刀都行。」「別亮軍刀，亮軍刀你趴下得快，咱還是動拳腳。」「好吧！」插翅灰鶴左金童取下了寶劍鞘，雙劍入鞘，自己往身後一背，一抱拳道：「朋友，請吧！」大伙兒都在認真地觀瞧著。只見樸鹿雙手往下一耷拉，說道：「來吧！」插翅灰鶴左金童左手一晃面門，上右步立掌「喇」地一下就到了，直奔樸鹿的面門。說真的，生鐵牛樸鹿的功夫十分不錯，他讓你左金童這一掌打在自己的臉上，他不在乎。這時，樸鹿一抬左手，「嘭！」把左金童的胳膊就給攔住，微然一用力，再一抬右腳，照著左金童的小肚子上「啪」就一腳，頓時，把左金童踢出一溜滾去。左金童老半天的工夫沒有起來，大伙兒都愣了：「喲！怎麼，這是給踢死了？」鮑氏弟兄急忙派人上來把左金童攙起來，溜了半天，才緩過這口氣來：「哎喲，他這腳怎麼這麼大力氣啊？」！左金童臉色蒼白。

回到西勝鏢棚以後，老仙長燕普說：「無量佛！金童，你的能耐不是不行，而是從你的腦子裡根本就沒看起他，所以你才輸了招。這叫驕敵者必敗！不信現在你再上去，你准贏他。他一個傻小子，沒有什麼真正的本領，全憑一力降十會。」「您說得一點不假！我覺著我不需要贏他，我算計他，都能把他算計趴下。」

「無量佛！」雲霞道士杜清風站起來了，他更不服啊。飛身形下了西勝鏢局的看台，踏步擰腰來到梅花圈上：「無量佛！」杜清風一上來「嘩」地一下，大伙兒都樂了，道冠在腦瓜頂下是清白的，黑白兩色。杜清風往台上一站，用手指：「樸鹿，認識山人嗎？」「我呀，我不認得你呀！你這個老雜毛叫什麼東西？」「山人雲霞道士杜清風。」「哈哈哈哈哈，你叫瘋兒啊，小子！瘋兒，有瘋兒你就抽吧。」杜清風這氣，我跑這兒抽瘋來啦！大伙兒沒有不樂的，你說這傻小子還真能蒙事。「好！老雜毛，杜清風，你進招來吧！你也照樣趴下。我拿你當我家的老槐樹！」好嘿！你拿左金童當老槐樹了，這又拿杜清風當了老槐樹了。杜清風往前一趕走，左手一晃面門，一攔拳頭，照著樸鹿的心口窩兒「當」就是一拳。這杜清風多好的能耐啊，別說一個樸鹿，十個樸鹿也不是杜清風的對手，連童林都很難贏得了杜清風啊！

杜清風實在瞧不起這樸鹿。他想：我要用真力打你，把你打死我也犯不上，因為我是一個出家人，跟你沒仇沒恨；但是我要用假力打你，如果不卯足勁兒，你這生鐵鑄料，我也打不動。所以杜道爺這拳來得特別的猛。「嗚」地一下，連人帶拳就從正面竄過來了。生鐵牛杜鹿沒跟人家動過手，一看老道往前這麼一欺身，拳來了。樸鹿就一退右步一斜身，很順當地就躲過了這一拳。杜清風的這招使猛了，又沒打著，這不是該著的事嗎！只見他往前就這麼一栽身，樸鹿一看，心說：這倒不錯，我不把你當我們家的老槐樹了，你就當我們家的牛吧。他不是會托牛嗎！從小就練這功夫。當杜清風在他跟前頭往前一栽，他一伸右手，就是杜清風的胸口窩兒，一伸左手，就是杜清風的小肚子，「騰」地一下，他把杜清風給托起來了。杜清風這個罵呀：「你怎麼把我托起來了？」「嘿！你真成我們家小牛了嘿！」他想起小時候來了。

杜清風正要施展「鯉魚打挺」招術，想站起來，可是不成了，他給扔起來，扔起一丈多高來。「嘩」，四面的人都笑起來了，堂堂的「雲霞道士」杜清風，叫人家給扔起來了。杜清風往下這麼一落，不是拿他當小牛了麼，樸鹿的兩隻手「撲」，又給接住了。「無量哎，佛喲！」杜清風正要踮腿長腰出去，「日！」又起來了，底下人又樂了：杜清風往下一落，傻小子樸鹿伸手「撲」，又給接住了。杜清風正要縱身兒，「日！」又起來了，不讓你使上力，一點兒力氣你都用不上。

杜清風這樂兒大了！生鐵牛樸鹿一下、兩下、三下、拿這杜清風扔著玩兒了。他每下都得一丈多，一連氣扔了五六下。西勝鏢局的都臊得慌，別的鏢棚的人都樂得前仰後合，連王爺都樂了：「哎呀！我說這個傻孩子是誰呀？比咱們這兒的老牛跟虎兒都厲害！」老俠侯振遠在旁邊兒站著呢：「王爺，您不認得他？上次我跟海川到清真寺去，見到過他，他還是海川的一個師弟呢！這是青雲長老寶鏡禪師的一個高足，在家裡頭淨練踢槐樹和托小牛兒就好幾年。要不他怎麼拿杜道爺當小牛托著玩呢！」「唉！那兒還托呢！」後來杜道爺一賭氣想：得了！我也別費這力氣了，你隨便扔去得了，什麼時候你扔累了把我擱下，我就一腳把你踢死，絕不留著你！你這東西讓我輸了招，還讓我遭了寒碜！這樣一來他不使勁兒了。樸鹿也在納悶兒呢，這要是拿他當牛犢，我得托到什麼時候去？！我也不能把他弄到我們家去，擱到槽頭兒拴上，好麩子好料成天喂著他呀。算了！再扔最後一次得啦。這最後一次，他杜清風也不用力往外逃了，傻小子樸鹿也不接了，「日！」快到板兒上了，傻小子一想：別這麼便宜他呀！摔了他一下。他左腳紮根，一抬右腳，拿這杜清風當足球踢大門兒了，「當！」這下子可不不得了，這杜道爺也一百多斤呢，正撞梅花圈的欄杆上，把欄杆給撞折了，從梅花圈上掉到地下。

「嘩……」梅花圈周圍聲音鼎沸，人群動亂。王爺笑得前仰後合：「哈哈！老年哪，這叫什麼武術啊？真是開眼啊！怎麼踢上了？」年大人連連點頭說：「這個傻小子可真新鮮！」

杜清風被踢下梅花圈後，就覺著頭疼得真厲害呀：「無量哎，佛喲！」

他自己都要哭啊。慢慢爬起來，貓著腰在那兒到處尋找呢。原來，他的道冠給撞掉了，找了半天才把道冠撿起來。杜清風滿頭的短髮都落下來了，往後一披散，真是丟人哪！人群中還有起鬨的：「我說，這位是和尚啊，還是老道啊？這可是想當和尚當和尚，想當老道當老道。和尚、老道兩摻和兒！」

杜清風氣得直罵呀：「這怎麼能有兩摻和兒的呢？小雜種！」自己慢慢地回到西勝鏢棚來：「無量佛！羞臊難堪哪！」燕道長過來心疼地勸慰了一番。

杜清風對燕普說：「哎！師哥，你說我怎麼這麼倒霉呀！自從小兒童林在月台上削了我的道冠兒，我的倒霉事兒就接連不斷啊！今天，千人瞧、萬人看的場面，那個傻小子還非把我的道冠撞掉不可，讓我丟人現眼！他這一腳踢得我也真夠嗆呀！」燕普這時把臉往下一沉：「你們哪位將軍上去？一定要把樸鹿給我治住。」旁邊有人答言：「軍師爺！末將不才願往。」正是玉面童子白昆。

白昆踏步擰腰出來，上了梅花圈：「哎，猛漢！」「哎，小白臉！你叫什麼名字？」「玉面童子我叫白昆。」「來吧，進招來！你是願意當老槐樹呀，還是願意當小牛啊？」白昆這氣：「我全不願意當，我願意當我。樸鹿，休要口狂！你進招來。」「好啦！」樸鹿往前這麼一趕步，上步舉拳「泰山壓頂」，一砸白昆。白昆沒躲，他一上步，把左腳伸過去，勾住這樸鹿的腳後跟，往下一矮身，雙手一攔拳，照著樸鹿的小肚子「當」就是一拳。這拳就是打上樸鹿，他也不在乎。只見樸鹿往回一撤步，喲，壞了！人家白昆這左腳的腳脖子勾著自己的腳後跟呢。白昆「噎」地往起一揚，樸鹿「咕嚕」一聲，來了個大屁股蹲兒，就跟倒了半堵牆一樣。生鐵牛樸鹿起來了：「小白臉兒，你可把我贏了嘿！」「好吧！你請回去吧！我還要會會別位。」玉面童子白昆轉臉面向觀眾一抱拳：「眾位，這位叫樸鹿，他輸了讓他下去！我是西勝鏢局所約所請，要在梅花圈上奪取十三省總鏢頭，哪位打算來跟我討教討教，奪這十三省總鏢頭，我白昆奉陪！」

海川的徒弟們全在雙龍鏢局子南號、北號的鏢棚裡。大伙兒一瞧樸鹿贏了杜清風，可就都想到了傻小子於恒。孔秀就對夏九齡說：「唔呀！九齡師哥，你跟咱們傻師叔說說，讓他也上去施展一下嘛！」九齡想了想說：「好吧！」九齡就湊到於恒的跟前來了：「傻叔叔。」「唉，什麼事兒？」牛兒小子心裡明白：九齡是我的親師姪，我應當疼他、愛他，做事不能讓他為難。

可這些他就是說不來。九齡這時挑唆著說：「您看人家那個大個兒上去多露臉！」「嗯！是挺露臉的。」「人家回去吃饅頭燉肉，因為人家贏啊！」「對啊！我也想吃。」「您想吃饅頭燉肉，您就得上去啊，不上去怎麼贏呢？再說，再說，您是我傻叔叔，你贏了饅頭燉肉，我也想吃哪！」說著，九齡馬上要哭了。傻小子一看可急了：「別哭，別哭呀！你等著，你等著！傻叔叔上台給你贏去！」九齡一聽高興了：「哎！你是得上去贏兩陣，這樣您吃著氣勢，姪子也吃著氣勢。」「好！我這就去！趕緊把牛肉先贏下來，那就踏實多了。」「對，對，對！您上去吧。」「好啦！」傻小子站起來往外走。

這時候老侯振遠要攔沒攔住。王爺卻說：「嘿！咱們這大個兒也上去了。」

傻小子晃晃悠悠往台上一站：「你是什麼小子？」「玉面童子我叫白昆。」

「你是昆小子，你是牛肉嗎？你是饅頭嗎？你給我留下，你想拿走不成！」

白昆一聽，這都哪兒的事啊！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「喲！麻煩了，你是從頭裡問，當問兒問，還是末了問？」「我當然從頭問了。」「家住在淮安府溧母河於家莊，姓於名恒號叫寶原。師父起的外號叫叫海金牛，小名叫牛兒小子。」「你、你叫牛小子？」「喲，你怎麼知道？」「那你不是剛才跟我說的嗎？」「那我，我跟你不錯，你可不能告訴別人！」「牛兒小子！」「哎，你給牛肉吃？」「想吃牛肉成啊？不過，你我兩個人得當場動手。」「那隨便打。」傻小子兩隻手一捂肚子：「來吧。」玉面童子白昆往前這麼一搶身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右手的拳頭就到了。傻小子嘴裡嘟囔：「再來點兒！再來點兒！」你知道還招兒早了不成，他讓再來點。白昆趕緊往回一撤步：「你喊什麼呢？」「讓你再來點兒，你混蛋哪，還招早了，師父不給饅頭吃。這都是餓出來的！」

這時，玉面童子白昆往前這麼一趕步，「喇」地一下，左手拳又來了。「再來點兒！再來點兒！」白昆的拳剛到，傻小子左手胳膊往上這麼一抬，正打在白昆的胳膊上。這白昆可就受不了，「啊」地大叫一聲。

這時，傻小子於恒上右步往前這麼一趕步，右手就到了，正是玉面童子白昆的腦門兒上，「啪」一下就拍上了。牛兒小子的本事可不比撲鹿差，雖說兩人都傻，但於恒的功夫可就確實多了。這一下子就把白昆扇了一個大跟頭。

玉面童子白昆捂着腦袋起來問：「小子，你這叫什麼招兒？」「牛肉，牛肉還有大饅頭！」傻小子高興了：「快過來，誰跟我再比比武藝來。我再弄趴下幾個，我跟我那姪子，我們爺兒倆就能足足地一塊兒吃燉肉了。」敢情他還惦记著夏九齡這份呢！

猛然間，由打西勝鏢局的鏢棚之內，「燕子三抄水」飛身形登上了梅花圈，往這一站。此人中等身材，雙肩抱攏，一身藍白，絹帕纏頭，白素素一張臉，長眉朗目，鼻直口正，連鬚落腮的鬍子茬兒，斜插柳背著刀，真是一副好樣子！報名叫：百步神拳石天龍。「小子，你過來吧，咱們倆乾乾！」

「牛兒小子，你有何德何能？你敢如此地狂妄。石天龍我要你的命！」說著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右手「喇」地一下拳就來了，真叫快呀！傻小子於恒知道他這招叫「金剛八式掌」。這「金剛八式掌」是這樣的：降龍羅漢力千斤，舉鼎托闌抵萬人。伏虎將軍神威廣，急提猛按莫因循。傻小子見人家拳來了，一著急，招兒就又忘了。他伸這左手：「再來點兒，再來點兒！」「叭」一封這石天龍胳膊。他應當使這第二下，可他一下子忘了，跑到第三下去了，來了個「立掌斜劈開山斧」。上右步一斜身，立著這右手「卡」給了石天龍一掌，打了石天龍一個跟頭。「哎喲！」把脖子都打歪了。傻小子急了：「你看看，你老著急，我這招用錯啦！」老仙長尚道明、何道源隔著屏風往外瞧，這一切看的真而且實。傻徒弟還真急，因為他把招兒用錯了，把「舉鼎托闌」忘了，他使的是「力掌斜劈」。石天龍起來這罵啊：「嘿！好小子，你可把我打著了嘿！」傻小子於恒連贏蓬萊島的站殿將軍兩陣，這可是好功夫啊！

傻小子在台上轉悠：「壞小子！我招錯了，招錯了。那位上來再給我找補找補？」

打仗親兄弟，上陣父子兵。隔山打虎石天鳳墊步擰腰從西勝鏢局出來，長腰上了梅花圈。這個仗打得時間太長了。一清早吃完了飯開始作戰到現在，太陽都往西了，整打了一天哪！隔山打虎石天鳳墊步擰腰上來以後，用手點指：「猛漢！我來給你找補。」「好小子，要不說你是孝子呢！你叫什麼名字？」石天鳳這氣，他嘴裡還找便宜！「我叫隔山打虎石天鳳。」「好啦，你過來！」石天鳳明白：像傻小子這個招數，錯了一招兒，他自己先急，要讓他先動手，他就沒脈了。石天鳳一抱拳：「我想給你找補，可你得先進招兒來！」「那哪兒行啊？師父不讓！得見招兒迎招，見勢打勢，眼要准，手要穩，打上人要狠。哪能隨便進招兒呢！」他把師父說的都記著呢。「你要是不進招兒，那咱們可找補不上。」「那、那怎麼行啊？好！我先進招兒。」

說完，傻小子於恒上右一划步，一攔右手的拳照著石天鳳的頂梁「泰山壓頂」就下來了，這可就沒根沒落了。石天鳳上右這麼一滑步，微然往上一矮身，左手往下一穿他，進步擦陰就是一拳，正打在傻小子於恒的小肚子上。「啣！」

「噎、噎、噎，卍！」來了一個大屁股蹲兒。「猛漢，你輸了沒有啊？」「輸了！」「還是的，下去吧。」「好了，遵命啦！」傻小子晃晃悠悠下來了。

於恒來到雙龍鏢局南號的鏢棚內。王爺可問：「於恒啊，怎麼樣啊？」

「牛肉掙下來了，有我吃的，有九齡吃的。」「噢！你上哪掙牛肉去了？」

「對了！給我記著點，我們爺兒倆晚上沒肉了。」「哈……」王爺這笑啊：「放心吧，連你帶九齡的全有！」傻小子於恒坐下來了。

正這時候，隔山打虎石天鳳在梅花圈上洋洋得意地說：「眾位！這位叫叱海金牛於恒，所謂一下准的把式匠，他跟我石天鳳比還差點兒！哪位還要奪取十三省的總鏢頭，我跟他討教討教。」剛說到這兒，雙龍鏢局南號出來人啦，飛身形登上梅花圈。此乃八卦連環堡的八莊主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步。田子步想：我不能等著二哥上來，我是他兄弟！這一次我大哥混元俠逍遙叟李昆接著請貼，不好意思到北京來，面面相覷見著不好看，所以讓我們哥兒倆來了。既然到這兒了，也要登登梅花圈，動動手，輸贏無關，那麼也就算我們盡到一番綿薄之力了。我二哥的歲數大了，得我來。這才跟二哥商量好了，等我上去，您可就千萬千萬別上去了。胡二爺說：「好吧」。八爺田子步穩了穩腰中的鏈子鏢，這才上來。隔山打虎石天鳳的腦子裡頭可有這麼個人物，這是雲南八卦山九宮連環堡的八莊主。「噢，原來是田八莊主！您也是奉朋友邀請來到梅花圈，奪取十三省總鏢頭嗎？」田方點頭：「光看朋友你的功夫不算，我也技癢難撓，斗膽討教一番。至於奪取十三省的總鏢頭，我也沒那個能耐，我也沒那個想法。來吧！軍刀拳腳由閣下挑選。」「好！既如此，我討教討教你的軍刀。」隔山打虎石天鳳探臂膀「嚓楞」一聲響，把刀亮出來。八爺田子步一背身撩長衫「嘩啦」一抖鏈子鏢套住了皮腕手，左右一挑，「嘩楞楞」一抖。田八爺好樣子啊！中等的身材，細腰窄背，面似三秋古月，三縷短墨髯，一條大辮兒，一身藍，煞絨繩兒，五分底的福字履鞋。他叫小武侯啊，敢比當年後漢的武鄉侯！這個人有很好的學問。

這時，只見他一抖自己的鏈子鏢。隔山打虎石天鳳往前這麼一趕步，刀走纏頭裏腦，「順風搖旗」，「喇」地一下就到了。八爺田子步右手鏢往起這麼一撞，「嘩楞」一聲響，左手鏈子鏢在面門一轉圈兒，反腕子一砸。石天鳳往後一撤步，田子步的右鏈子鏢一搖，「喇」地一下，對準石天鳳的太陽穴就打，來得很快呀！石天鳳往下一矮身，縮頭藏頭式擦著台板兒走掃堂。

八爺腳尖兒點台板兒，身輕似燕起來，二個人當場動手打在一處。這可就憑的是本事了。隔山打虎石天鳳那也是劍山蓬萊島好樣的，確實是好功夫。相反，人家田八爺的身份也在這兒。鏈子鏢抖開，上、中、下走三盤，「嘩楞楞」連聲響，好是威風！兩個人一場鏖戰。二十幾個回合開出去，石天鳳捧刀一紮，八爺向左一划步來了個「浪子踢球」。左手鏈子鏢往上一響，「嘩楞楞」往前這麼一撩，右手的鏈子鏢隨著自己右腿往上又一翻，這鏢柄在下，鏢頭跑上頭來了。再從底下一兜石天鳳的刀，只聽「嚓」的一聲，把刀就給兜上了，「喇」地一下又回來了，正打在石天鳳的腿肚子上。其實，田子步還能再使勁兒，要是使勁兒，石天鳳就得受傷。只見石天鳳腳步踉蹌出去好幾步，才拿樁站穩。八爺田子步往回一撤身，鏈子鏢一抖：「石師父，承讓，承讓！」石天鳳臉一紅：「閣下，能耐啊！再見，再見。」隔山打虎石天鳳把刀入鞘，自己跳下去，回轉西勝鏢局。

八爺田子步站到這兒剛要說話，猛然間從西勝鏢局又出來人了，飛身形來到梅花圈上。田八爺這麼一看：喝！這人個不高，矮身材瘦小枯乾，兩腿無肉，穿著藍綢子長衫，白棉綢子褲子汗衫兒，薄底靴子，腰裡係著絨繩兒，鼻直口正，一對元寶耳。空著雙手往這兒一站，說出話來是江南口音。「唔呀！我也要來會一會田八莊主的鏈子鏢啊！」八爺田子步趕緊把雙鏢交於左手：「老英雄，你怎麼稱呼？」「我複姓歐陽，雙名志正，江湖人稱勝崑崙。」

「噢！」田八爺聽完可就一愣，歐陽志正在雲貴川大西南一帶可是頗有威名啊！田子步趕緊一躬到地：「我當是誰呀！原來是大名鼎鼎的歐陽老師父。晚生田方久仰大名，想不到我們在梅花圈上遇見了。小子不才願意討教您的功夫，跟您學個三招兒兩式。」「唔呀！哈哈……，我說莊主你太客氣了，令兄李昆也是我素日敬仰的人物！好吧，既如此嘛，我就跟你討教討教。」

撩長衫，「嘩楞」抖出十三節亮銀鏈子鞭。然後說道：「八莊主，你請進招吧。」「恭敬不如從命，小子斗膽！」田八爺往前這麼一趕步，一抖鏈子鏢「獅子搖頭」，蓋頂就打。歐陽志正單手一搖鞭，一退左腳，「枯樹盤根」對準田八爺腿就砸下來了。田八爺腳尖兒一點方板，長腰起來一搖鏈子鏢，就奔歐陽志正的胸前便打，歐陽志正閃身形躲過去。兩人當場一動手，都是鏈子傢伙，看起來很不容易。兩個人十幾個回合開出去，互有愛慕之意。歐陽志正功夫確實是不错！兩人越打越快，走形門讓過步，猛地田八爺雙鏢一抖，對準歐陽志正的雙腿一砸。歐陽志正單手一挑鞭，「嘩楞」一聲響，往下一蓋。「嚓！」正把田八爺的雙鏢給搭上了，然後就勢往前一趕步，並食中兩指在田八爺的肩頭上「砰」一點，田子步「噎、噎、噎……」倒退四五步，「咕噠」躺下了。八爺田子步臉一紅。歐陽志正往前一抱身，垂著鞭，伸左手一扶：「哎喲喝！田八莊主，承讓，承讓！請起，請起！」把田八

爺攙起來了。田八爺把鏈子鐮圈好了，臉一紅：「老師父，在下不敵了，您手下留神，容當後報！」說完了，田八爺回去了。西方俠於爺很喜歡田八爺這個人。等田子步來至在鏢棚門口，於爺就站起來了，一抱拳：「老八呀，功夫輸給歐陽志正你不寒碜！」田八爺臉一紅，挨著行禮：「叫王爺、大人見笑！眾位老俠客爺見笑！」人家於老俠都捧田子步，這些人也跟著捧：「老弟，可真不錯！都說你功夫很好，今天我們大伙總算開了眼了。歐陽志正是江湖路上老一輩的大人物，甭說你，再比你高個一頭半頭的也不行。」

這時，歐陽志正站在台口兒上一抱拳：「我複姓歐陽，雙名志正，江湖人稱勝崑崙！我是西勝鏢局所約請的，哪一位要是願意奪取十三省總鏢頭的話，還是要把我贏了為是。當然我的本領也不算太高，方才這位八莊主田子步是讓著我呢。哪一個請過來！」猛然間，眼前頭有人說話：「哈哈……，歐陽師父，功夫實在不錯！在下討教討教。」墊步擰腰就上來了，往這一站。

「唔呀！」歐陽志正這麼一撤步，上下一打量：老頭兒花白鬍子、花白剪子股小辮，沒有謝頂，赤紅臉，濃眉闊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稱。一身米色綢衫，煞絨繩，「福」字履鞋白襪子，報名字：「清河油坊鎮展翅金雕鐵掌李源。」「噢，原來是李老英雄哪！想不到我學的這點本領會招惹得老俠客你登上了梅花圈。來來來！我來跟你討教討教。」「可以。」說完李源「啪」一撩長衫，「卍嚕」就把藤蛇棒亮將出來了。大伙一看，李爺上去了。知道這是西方俠於爺的掌門弟子，都要捧捧場。「哥哥，您瞧，李源賢弟上去了！哈哈……，他要會會歐陽志正。歐陽志正恐怕還不成呢！」西方俠於爺知道：別的鏢棚的人不敢上來，可西勝鏢局的人剩不下兩三個了。因為燕普帶來的人基本上都登台一戰了。你想啊，雲霞道士杜清風、野飛龍燕雷燕子坡、玉面童子白昆、插翅灰鶴左金童、金頭龍趙登、銀頭龍趙亮、百步神拳石天龍、隔山打虎石天鳳、馬俊、馬亮、閉目金禪班豆佛、攔江蛇周忠、橫江蟹周義、鎮江泥鰍謝文治、九尾龜謝文丑、鬧海金甲何清太、海底金蝦何陽太已經大部分都輸了。現在連歐陽志正還有三位。我贏了歐陽志正，諸葛宏圖會上來。但諸葛宏圖上來不準是個兒。那麼再往後就是雲台劍客燕普了。

這個時候，整個的燈光都掌上來了。哎呀！鬆棚以內，燈光照亮、光華燦爛，如同白晝。尤其是梅花圈上這盞大燈，特別的亮。雖然太陽還沒下去，但棚內已經黑下來了，這燈光一照啊，真是太清楚了！眼下，西方俠於爺把下一步棋怎麼走，都給算計好了。這時候，再看王爺和年大人，他們的興致特別的高，看來是越打越高呀。展翅金雕鐵掌李老俠客爺一伸手，鹿筋藤蛇棒亮出來，單手一攥：「歐陽老師父，請吧！」「唔呀！那麼我就不客氣。」

單手一搖鞭，「嘩楞楞」一聲響，一字鞭對準李源的頂梁就打。幾個回合之後，激怒了西方俠於洞海，於老俠欲登梅花圈，空手奪鞭，大戰燕雲風！